

臺灣清代神道碑之踏查與史料價值

羅永昌

苗栗縣立文林國中教師

摘要

「歷史」、「文物」、「地域社會」的連結，是研究地方史、文化交流的重要元素，承載著地方社群集體記憶，富有歷史意義及研究價值，值得重視。

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漸為人們所淡忘，「文物」伴隨著天災人禍等未知因素而損毀消逝，繼而「地域社會」的連結也隨之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人們慢慢失去集體記憶，亦就不知不覺失去地域社會的在地性認同基礎。

依此，本文試以臺灣本島現存的 10 通清代神道碑—苗栗後龍「鄭崇和神道碑」、臺中太平「林文察墓道碑」、臺中大里「林文欽墓道碑」、鹿谷「林鳳池神道碑」、鹿谷「林溫恭神道碑」、鹿谷「林傑墓道碑」、臺南赤崁樓碑林「鄭其仁墓道碑」、臺南赤崁樓碑林「陳登昌墓道碑」、臺南赤崁樓碑林「魏輔佐墓道碑」、臺南大南門碑林「五妃墓道碑」等石刻文物為例，探微其所蘊含的史料價值，藉此運用多元視角，發掘、重現已為歲月所塵封的歷史軌跡。

神道碑作為一種歷史文物，毫無疑問的替後人留下了歷史的蛛絲馬跡，提供了考古實證，亦建構曩昔的社會情境。有鑑於此，本文試圖透過神道碑的探微，溯源漢人墓葬習俗的緣起與變遷，並從葬俗中理出豎立神道碑的象徵意義，進而以臺灣現存之清代神道碑為實例，透過碑銘線索，一則尋出墓主事略，二來尋出文字書寫的史料價值—封贈制度、社群網絡中的社會參與。

關鍵字：歷史文物、地方文化、臺灣清代神道碑、神道碑、封贈制度

壹、前言

在立碑樹碣，題刻記事，古今皆然，更何況碑碣石刻乃社會文化之載體，時代變遷之見證。世人透過碑碣的探微，得以發掘史實，補闕史乘，從而建構歷史，呈現舊時社會樣貌，是故，金石史料承載與傳遞過往史實以及歷史記憶，史料價值不容小覷。

臺灣現存碑碣數量頗眾，屬性各異，內容項目豐富且多元，既為歷史之見證，又為史料之富礦，精彩繽紛。然而，在為數眾多的碑碣中，清代「神道碑」數量卻是屈指可數，全臺僅存 10 通而已，¹其現存量以臺南 4 通居冠，次為南投鹿谷 3 通（林鳳池祖孫三代各 1 通），再其次為臺中霧峰林家所屬 2 通，最後為苗栗 1 通。年代最早見於雍正 8 年（1730）所立「魏輔佐墓道碑」，是碑現存赤崁樓碑林。

有鑑「神道碑」作為一種歷史文物，為世人留下歷史證據，為人類文明承載記憶與榮耀。因此，筆者透過實際的田野踏查，拍攝紀錄此批珍貴的石碑文物，並試圖以神道碑為載體，蒐尋相關文獻史料，溯源漢人墓葬習俗的緣起與變遷，並從葬俗中理出豎立神道碑的象徵意義，繼而以臺灣清代現存之神道碑為基礎，透過碑銘線索，尋找出那些零星片段的墓主事略。再者，嘗試進一步尋出文字書寫的史料價值—封贈制度、社群網絡中的社會參與。

貳、漢人墓葬習俗的緣起與變遷

《孟子》〈滕文公上〉記載：「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也。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²由此可知，原始社會，人死後乃將屍體棄之於溝壑荒野，任由鳥獸蟲蟻分食，並無埋葬的行為觀念。如斯處理屍體的方式，即上古社會最原始的「野葬」。

* 本研究踏查期間，感謝劉澤民先生、魏武錫先生、郭双富先生、許博勳先生、陳君豪先生、楊明璋先生、林秀川先生、吳明憲先生等人的協助，於此特申謝意。

1 本文所述之清代神道碑，蓋以臺灣本島為例，離島之金門尚存明清神道碑數通，容日後他文介紹。

2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市：世界書局，1997 年 3 月），頁 282-283。

《說文解字》：「葬，藏也。从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呂氏春秋》〈孟冬紀·節喪〉記：「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喪葬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³由此可知，人類社會進展到家族型態，有了親情相互觀照，認為死而棄之溝壑，任憑禽獸蟲蟻噬食，實是有違人情，故有喪葬之義。於是在屍體之上掩蓋了厚厚的枝葉雜草做為掩蔽。雖然屍身上加蓋枝葉雜草，但仍無法完全避免不被禽獸挖掘噬食，便逐漸想到挖土坑來埋葬，更進一步的方式，即建造棺槨，為死者多一層保護。⁴

隨著時代的演變，人們深信人死後靈魂不滅，加以儒家孝道精神的滲透，「葬」的行為模式逐漸由處理死者屍體的過程演變到複雜的葬儀行為。⁵春秋戰國之前，用來埋葬死者的墓，其外觀與地平齊，沒有突起的覆土（不封），也未栽植樹木（不樹），此種「葬而無墳，不封不樹者」，即為「墓」。依此，古代的土葬，與地平齊者稱「墓」，墓上有高起封土者便稱之為「墳」。到了戰國時期，家族觀念的強化，重視已故祖先墳墓的建造，加上儒家講求孝道精神的氛圍下，有「封土」（墳丘、土丘）的墓葬，乃隨之風行起來。⁶

自春秋戰國以降，凡將墓築於地上之有錢有勢者，無不把自家的墳墓修建得雄偉壯觀、美侖美奐，正因為此種墓葬行為的產生，致使墳墓的雄偉與否成為另一項身分、地位、階級的表徵。到了唐代，造墓與身分等級的關係，規定更為詳實。人臣者，所造之墓，墓前僅能使用石羊、石虎、石人等石雕，

3 漢·高誘注，《四部叢刊初編》〈呂氏春秋二〉第十卷，頁 40、41（明刊本）。

4 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金門：金門縣政府，1997 年 8 月），頁 8。

5 王毓翔，《清代新竹地區墳墓建築調查研究》（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70。

6 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頁 9。楊仁江，《嘉義王祖母許太夫人墓調查研究》（嘉義市：嘉義市政府，1997 年），頁 26。

而塋地大小、墳丘高低以及石碑形式均有等級規定。⁷發展到宋代，不論是品官甚或庶民百姓，其造墳規制，基本上承襲唐制舊俗。

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先後於洪武3年（1370）、5年（1372）及29年（1396）三次頒行墳塋規定，品官至庶人之造墳規制，均需按朝廷頒行規制而行。清代的墳塋規制，除了在墳塋圍牆高度、長度、墳高、塋地大小略作修正以外，其餘內容大體沿襲前朝舊例，規制上仍具有等級規定。有清一代，前後共編定了五次造墳規制，分別為《康熙會典》、《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光緒會典》，五部會典內容，彼此略有異同。⁸

清代墳塋規制大致沿襲《大明會典》，其中品官墳塋設置石像生之規制相仿。《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公、侯、一、二品官員神道二側可立石望柱一對，置文武翁仲、石馬、石羊、石虎各一對。三品官減石人一對，四品官立石望柱、石馬、石虎各一對，五品官立石望柱、石馬、石羊各一對，六品以下官員不准設置石刻。⁹

及至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的漢人墓葬，除了傳統式樣的古體土墓以外，已出現中西混和的墓葬元素，諸如大量使用泥塑、洗石子、彩瓷等西洋風格的藝術工法，並廣泛運用於昭和時期所修建的各類型古墓當中。

參、神道碑的豎立與意義

神道碑，又稱墓道碑，其上刻寫墓主誥贈官銜或生平事蹟，一般使用於名望較高或官銜尊榮者，以示尊重與敬意，並會特別在通往墳墓所經之處開闢一條「神道」，後將神道碑立於古墓參拜道路（神道）的兩側，作為標示之用。神道碑的設置或為官方所立，亦可由家屬所立。¹⁰

7 楊仁江，《嘉義王祖母許太夫人墓調查研究》，頁28-29。

8 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頁12-27。

9 陳仕賢，《臺灣的古墓》（臺北市：遠足文化，2007年10月2日），頁24。

10 內容參考：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市：遠流，2003年），頁60。戴文鋒，〈安平海頭社魏大猷史事試探〉，《臺灣文獻》，第61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212—213。

神道碑的豎立，源自於中國古代墓葬習俗，自秦漢時期即已出現豎立神道碑的喪葬行為。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吉凶典制部四十七〉記載：「古之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生有德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總謂之碑。晉宋之世，始有神道碑，天子及諸侯皆有之。其刻文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出由立之于葬兆之東南，地理家言，以東南為神道，故以名碑爾。按後漢中山簡王薨詔，大為修塚塋，開神道，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是則神道之名在漢已有之也，晉宋之後，易以碑刻云。」¹¹ 又，宋·顧文薦《負暄雜錄》一書記云：「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絳索，至棺而下，取其安番，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伐于碑上。後又立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¹²

綜上所述，神道碑豎立之習俗可說是淵源流長。自秦漢以降，大凡有功業、有德政者皆可立碑頌揚。依筆者管見，其文獻所述之碑，應為神道碑之原型。發展到晉宋時期，始見神道碑用於天子、諸侯之墓，碑銘也相較明確出現某某帝或某某官「神道之碑」字眼。後經歷代演變，碑銘由簡入繁，多記墓主生平事蹟、身分地位、生卒年月、生前德業等。

豎立神道碑之墓主身分特殊，不是來自自身功名、軍功外，就是得自於子孫推恩、賙贈，因此立碑勒石於墓道入口或鄰近墳塋之道路要衢處，作為彰顯墓主功勳德業之意味濃厚，間接強化了崇德報功的社會作用。

及至明清時期，豎立神道碑的墓葬習俗被後世承襲下來，因此今日吾人尚可在金門地區見到明、清兩朝所保留下來的神道碑。然而，臺灣一地因囿於政治環境、地理位置等諸多因素，整體發展相較涪島為晚，因此，年代久

11 李彤詳校，《欽定四庫全書》〈子部 事物紀原卷九 二十九〉，頁 59-60。（古籍數位本）

12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惜陰軒叢書，頁 24。（清刊本數位本）

永春小岵南山陳氏宗親網站，「墓表、墓誌銘、墳志、神道碑的區別」，

http://www.nanchens.com/chcs/chcs71b/chcs71341.htm?fbclid=IwAR0oqCRcuDKTBKWNh51d8N5lpZDcY6dECPGeJC7_RcqclLLGZLX2W0LUnge，檢閱時間：2021 年 7 月。

遠的歷史遺存並非豐富，當中明代墳塋¹³或因天災，或因人禍，能完整保存至今而未被破壞者實屬少數。是故，經實際田野踏查尚未見有明代所遺神道碑實物，筆者推想，縱使明鄭時期立有神道碑者，也可能因後世種種因素而損毀散佚或遭棄置於某個角落，僅存「鄭崇和神道碑」等 10 通清代神道碑遺世。

肆、臺灣地區現存之神道碑

一、神道碑舉隅與墓主事略

臺灣本島現存苗栗後龍「鄭崇和神道碑」、臺中太平「林文察墓道碑」、臺中大里「林文欽墓道碑」、鹿谷「林鳳池神道碑」、鹿谷「林溫恭神道碑」、鹿谷「林傑墓道碑」、臺南赤崁樓碑林「鄭其仁墓道碑」、臺南赤崁樓碑林「陳登昌墓道碑」、臺南赤崁樓碑林「魏輔佐墓道碑」、臺南大南門碑林「五妃墓道碑」等 10 通神道碑，茲就各通神道碑與其墓主事略簡述於後：

（一）鄭崇和神道碑

鄭崇和，諱合，字其德，號貽菴¹⁴，鄭國唐四子，乾隆 21 年（1756）生，道光 7 年（1827）卒，享年 72 歲，卒後葬於後壠竹圍仔山（今後龍十班坑），以子用錫貴贈通奉大夫¹⁵。娶頭份陳武生之女陳素¹⁶為妻。子四，長子鄭用鍾（文理），貴贈通奉大夫；次子鄭用錫（文衍），進士、鄉賢，晉封通奉

13 臺灣地區的明墓主要分布於臺南市境內，較具代表性者有南山公墓內的「皇明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皇明藩府曾蔡二姬墓」、「皇明澄邑振鳴曾公墓」，以及中西區「明寧靖王從死五妃墓」等，四門古墓均未見立有明代神道碑。

14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幼獅，1977 年），〈鄉賢列傳〉記：鄭崇和，字其德，號怡庵。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列傳二 先正〉記：鄭崇和，字其德，號貽菴。

15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253。

16 陳素，中港肚客家婦女，為軍功九品職銜陳武生（祥生）之女。陳武生為軍功五品職銜陳稜鳳次子，父子兩人均以團練而為當道所重視。參見：黃朝進著，《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臺北縣：國史館，1995 年），頁 71。

大夫；三子鄭用錦（文順），貴贈通奉大夫；四子鄭用銑（文靜），誥授奉政大夫。

鄭崇和，竹塹鄭氏家業發端之關鍵人物，以耕讀起家。嘉慶 11 年（1806），因避分類械鬥遷居竹塹，仍以教讀為業，倡興文教，啟新竹文教之先聲，亦經營郊舖，從事海口貿易，大量購買土地，身兼商人、地主及仕紳的角色，促使家族躋身成為社會領導階層。

嘉慶 10 年（1805），蔡牽犯淡水，土匪竊發，崇和適在後壠，奉檄募鄉勇防守。又淡屬閩粵雜處，分類械鬥，歷年不習，崇和又奉檄彈壓，召兩造父老，力陳利害，仇始解。竹塹多山野，土番輒出殺人，歲且數十。崇和乃集壯丁，據形勢，鳩資設隘，以保衛行人，樵蘇便之。嘉慶 20 年（1815），歲饑，發粟平糶，而家亦富矣。當是時竹人士議建文廟，崇和慨然出巨款，命次子用錫董工。廟成，行釋菜禮。竹塹文風之盛始於此。¹⁷ 崇和道光 7 年卒，道光 9 年（1829），邑人請祀鄉賢祠，道光 12 年（1832）詔可，翌年入祀鄉賢祠。按陳培桂《淡水廳志》〈列傳·先正〉有傳，茲全文謄錄於後：¹⁸

鄭崇和，字其德，號貽菴，監生，籍金門，設教於淡。因家焉九歲喪母，以耕讀養志，得父歡。淹貫群籍，準先輩法程。門下多達材，晚益好宋儒書，令子弟時讀數行，以窺聖學源流。先因貧困，有勸以刀筆營生者，崇和不屑為衣食喪所守。洎家漸饒，粗糲如恆。不親勢要人，尤敬惜字紙，不以口角傷人，待親族恩義備至。嘉慶二十年歲歉，發粟平價。二十五年施藥，活命不少。死者助以棺。後壠，舊居也，設塾延師教之。人米三斗，錢三百，柴三擔。自少至老，不履公庭。臺俗分類大訟興，無有忍加誣者。當蔡牽亂，募勇守後壠，相為犄角。竹塹沿山屢被番害，設隘堵禦，樵採便之。道光四年，大吏運米赴津，首先應募。建文廟亦捐貲為倡。入祀鄉賢祠。

17 連橫，《臺灣通史》卷三四 列傳六〈鄉賢列傳〉，頁 735。

18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 270。

鄭崇和古墓始建於道光 7 年，同治 6 年（1867）重修，立神道碑一通於墓道口，碑銘「皇清 覃恩誥贈奉政大夫禮部員外郎 晉贈通奉大夫奉旨入祀鄉賢¹⁹ 祠詒菴鄭先生暨 德配覃恩誥封太宜人 晉贈夫人恭懿陳夫人神道」。

（二）林文察²⁰墓道碑

林文察，字密卿，彰化阿罩霧（今臺中縣霧峰）人，道光 8 年（1828）生，同治 3 年（1864）11 月 3 日卒，年 37 歲。

咸豐 4 年（1854）5 月，率鄉勇隨北路協副將曾玉明征討小刀會。咸豐 7 年（1857）捐銀助彰化縣與淡水廳械鬥善後工作，翌年以游擊分發福建，歸籌餉例補用。咸豐 10 年（1860），平建寧、汀州之亂，擢參將，換花翎，賞「固勇巴圖魯」名號。咸豐 11 年（1861）7 月，補四川建昌總兵，12 月，調福建福寧鎮總兵。

同治 3 年 12 月，萬松關（今福建漳洲）之役，與太平軍激戰，文察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英勇殺敵，奈何寡不敵眾，不幸中槍身故。朝廷聞訊，贈「太子少保」銜，諡剛愍，給騎都尉世職兼一雲騎尉。襲次完時，予恩騎尉，世襲罔替。光緒 4 年（1878），漳州仕紳呈請建立專祠，奉旨允准。光緒 16 年（1890），福建臺灣巡府劉銘傳以文察功在桑梓，奏請允於本籍臺



圖 1 鄭崇和神道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19 有清一代，臺灣共有五位鄉賢奉旨詔祀儒學「鄉賢祠」，分別為淡水廳鄭崇和、鄭用錫、鄭用鑑（祀於新竹文廟），臺灣縣王鳳來（祀於臺南孔廟）、嘉義縣陳震曜（後移居郡邑，入祀於臺南孔廟），當中僅見鄭崇和墓立有神道碑，餘者皆無。

20 林文察生平參見：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下）》〈人物篇〉（臺中：霧峰鄉公所，2009 10 月），頁 1555 — 1557。

灣省城建立專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²¹ 按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卷五有傳一篇。²²

林文察殉國後，葬於漳州萬松關。光緒 16 年，由其子朝棟、朝雍、朝宗於阿罩霧萬斗六倒飛鳳墓葬區（今霧峰區第五公墓）置衣冠塚一門，墓前立有墓道碑一通、武翁仲一對、石馬一對，墓道碑碑銘「皇清 誥授振威將軍晉贈太子少保諱剛愍林公誥封正一品夫人晉封一品夫人曾太夫人墓道」。後遷葬於太平牛角坑山區現址，武翁仲、石馬、墓道碑亦遷移至此。



圖 2 林文察墓道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3 林文察偶像

資料來源：霧峰南天宮典藏，筆者拍攝。

（三）林文欽墓道碑²³

林文欽，諱萬安，字允卿，號幼山，咸豐 4 年生，明治 32 年（1899）

21 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第 195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頁 297。

22 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頁 292 — 297。

23 「林文欽墓道碑」雖立於明治 33 年（1900 年）日人據台時期，但碑體型制、碑銘書寫方式多承襲清制，故筆者將其一併納入清代神道碑範圍討論。

歿於香港，年 46 歲，後歸葬大里杙庄。²⁴

光緒 10 年（1884），清法戰爭，法人犯臺，文欽檄募義勇護衛鄉里，集佃兵五百駐守臺南，為南軍援。後調助通霄，並捐鉅款助軍。事平，註銓郎中，分兵部，嗣請歸養。光緒 14 年（1888），以清賦功，加道銜。光緒 19 年（1893），中式癸巳恩科第七十九名舉人。²⁵

援是巡撫劉銘傳委任林文欽臺灣樟腦賣權，乃偕堂侄朝棟合墾，其經營有成始成殷戶。光緒 21 年（1895），日人據臺，自此深居簡出，日侍慈帷。

《臺灣霧峰林氏族譜》〈先考文欽公家傳〉記云：

嘗道泉州，聞連鄉械鬪數十年不戢，怨日深；遂集兩造，陳利害，糜數千金以解之。光緒十五年己丑，河南薦饑，大府募賑，即捐萬金以恤。事聞，旨下有司，賜「樂善好施」之額。彰化舊有育嬰堂，而款絀不足以濟眾，窮民生女，輒棄於途，見而憫焉，割腴田歲可入三百石以充之。福馬刺桐之橋久圯，行者病涉，命工造之。又創烏日田中義渡，以濟往來。利人之事，知無不為，病者藥之、殍者埋之、貧乏不能自存者周之，里黨之人無不受惠。御下以慈，視僮僕若家人，平居燕處，未嘗有疾言厲色，故人皆愛戴焉。」²⁶

由上述家傳內容得知，林文欽生前樂善好施，事親至孝，鄰里咸稱。

林文欽墓建於明治 33 年，立有墓道碑一通，原位於大里市農會旁，後因市區重劃移置德芳南路與爽文路、樹王路路口之進士公園現址保存，碑銘「皇恩 誥授中憲大夫鄉進士²⁷ 允卿林公墓道」。

2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霧峰林氏族譜》（臺灣文獻叢刊第 298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12 月），頁 247。

25 詳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霧峰林氏族譜》，頁 113。

26 詳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霧峰林氏族譜》，頁 114。又〈先考文欽公家傳〉中有云：「乃偕堂兄朝棟合墾沿山之野」，「堂兄」疑「堂侄」之誤植。

27 「鄉進士」為清代舉人的別稱，指鄉試中式之人。



圖 4 林文欽墓道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5 林鳳池舉人畫像

資料來源：林秀川先生典藏，筆者拍攝

（四）林鳳池神道碑

林鳳池，彰化縣學附生，字文翰，號均岸，謚文勤，水沙連保大坪頂粗坑庄人（今鹿谷鄉初鄉村），嘉慶 24 年（1819）生，同治 6 年卒於廣東天津會館，年 49。同治 9 年（1870）歸葬於今初鄉村中村巷附近茶園現址。

咸豐 5 年（1855），中式乙卯科舉人。咸豐 8 年（1858）會試，援例捐授內閣中書，加侍讀。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亂起（即戴萬生之亂），3 月，林鳳池率眾立保全局，招募鄉勇，約以聯庄拒敵。同治 4 年（1865）2 月，禦敵有功，奉旨著免補中書，以同知儘先選用，授廣東即補同知，賞戴藍翎。²⁸除上述軍功記事以外，林氏平素亦參與地方建廟與宗教活動，如：咸豐 6 年（1856）與貢生陳慕固、武生陳朝魁等地方仕紳勸募重修林圯埔街連興宮。咸豐 11 年與職員陳再裕、監生陳江立、武生陳獻珍、稟生陳貞元等地方人士捐建社寮聖蹟亭（「武德宮」旁）。²⁹

28 詳細內容請參見：林文燦總編纂，《鹿谷鄉志（下）》〈人物志〉（南投縣鹿谷鄉：鹿谷鄉公所，2009 年 12 月），頁 864—866。

29 內容參見：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37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159、163。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檔案文物〈始建聖蹟亭捐題碑記拓本〉，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t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2MFMXMD，檢閱時間：2021 年 8 月 1 日。

《雲林縣採訪冊》〈兵事〉記有林鳳池事蹟一則，茲全文謄錄於後：

林鳳池，字文翰，沙連大坪頂人，祖籍龍溪。師事日華張先生，篤志嗜學。事父母以孝聞；教人嚴整有威，嘗以力學為訓。登咸豐乙卯賢書；會試，授內閣中書。同治元年壬戌之變，戴逆猖獗，陷彰，以沙連扼嘉、彰陂圳之要，令股逆戴彩龍、偽都督劉守以賊兵據之。孝廉以會試歸，率諸生立保全局。招集鄉壯義民，約以聯莊拒賊。沙連得不為賊所凌夷者，孝廉之力也。事聞，前臬道憲丁奏獎，以通判補用，賞戴藍翎。後卒於天津會館，年四十九歲。³⁰



圖 6 林鳳池神道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7 鹿谷林鳳池古墓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30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頁 164-165。

林鳳池墓築於同治 9 年，立有神道碑一通於其墓道入口，碑銘「皇清誥授奉政大夫即補廣東分府賞戴藍翎³¹鄉進士內閣中書加侍讀諡文勤林府君神道」。

（五）林溫恭神道碑

林溫恭，林鳳池之父，一名織，又名學石，嘉慶 4 年（1799）生，同治 3 年卒，享年 66 歲，葬於初鄉村水仔尾苦瓜寮。³²以子鳳池貴封奉直大夫，卒後立有神道碑一通於墓道口，碑銘「皇清賈恩勅封³³徵仕郎內閣中書晉封奉直大夫加一級林溫恭公神道」。



圖 8 林溫恭神道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9 林溫恭古墓墓碑

（六）林傑墓道碑

林傑，林鳳池之祖父，乾隆 25 年（1760）12 月生，嘉慶 11 年 7 月卒，享年 47 歲，以孫鳳池貴贈文林郎。

31 碑銘「賞戴「藍」翎」應為「「藍」翎」之誤。為清代禮帽上的一種飾物。插在帽後，用鴉羽製成，因其色藍，故稱為「藍翎」。初由皇帝賜給官階較低而有功勳的臣子，後賞賜浮濫，漸可由納貲而得。

32 參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檔案文物〈林鳳池之父墓碑拓本〉，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t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2MFMXMD，檢閱時間：2021 年 8 月 1 日。

33 「「勅」封」應為「「敕」封」之誤。

林傑妻陳氏，閨名西畏，諡冰操，乾隆 41 年（1776）10 月生，31 歲夫歿守節，道光 29 年（1849），獲頒「欽褒節孝流芳」匾額一方。咸豐 5 年 2 月卒，享年 80。³⁴

咸豐 5 年，林鳳池中乙卯科舉人之際，祖父林傑獲敕贈文林郎，父林溫恭（林學石）敕封徵仕郎，豎旗祭祖，於祖父母墓道口立神道碑一通，以昭榮耀³⁵，碑銘「皇清 賜贈文林郎林公諱傑暨淑配旌表節孝陳氏太儒人之墓道」。



圖 10 林鳳池舉人祖父
林傑墓道碑



圖 11 林鳳池舉人祖母墓



圖 12 林鳳池祖母「欽褒節孝流芳」匾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34 參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檔案文物〈林鳳池祖母陳氏墓碑拓本〉，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t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QM2MFMXMD，檢閱時間：2021 年 8 月 1 日。

35 詳細內容請參見：林文燦總編纂，《鹿谷鄉志（下）》〈旅遊志〉，頁 1046。

(七) 鄭其仁墓道碑

鄭其仁，字彭年，西定坊大學口人，生於乾隆 19 年（1754），卒於乾隆 53 年（1788），享年 34 歲，葬於臺南縣永康鄉洲仔尾。

《續修臺灣縣志》記：「年十八，為鳳山武學生，赴鄉闈三黜。……不能得鄉舉，為朝廷少效馳驅耶？……」由此可知，鄭其仁年輕時雖入鳳山武庠，然三赴鄉闈不中，無奈在仕途不得志之際，隱居鳳山縣港東里薑園庄，力耕於農。乾隆 51 年（1786），林爽文事起，率義勇投海防同知楊廷理旗下，屢建戰功。後隨副將丁朝雄南取東港，以軍功授守備職。乾隆 53 年春，福康安平嘉義、彰化地區，賊眾南逃，時臺防同知楊廷理帶兵協剿，其仁衝鋒陷陣，與亂賊戰於放索（屏東縣枋寮）水底藔³⁶下埤頭，因遭遇伏擊，馬蹶被害，³⁷時年 34 歲。朝廷聞訊，加封都司銜，世襲雲騎尉，賜諡忠勇，欽賜祭葬，入祀京城昭忠祠，嘉慶 12 年（1807），入祀忠義孝悌祠³⁸。按《續修臺灣縣志》〈行誼〉有傳，茲全文謄錄於後：³⁹

鄭其仁，字彭年，西定坊人。少有大力，常舉鉅石，作掌上舞。年十八，為鳳山武學生，赴鄉闈三黜。乃嘆曰：天生一副筋力，不能得鄉舉，為朝廷少效馳驅耶？遂挈眷居於鳳邑薑園莊。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首禍於彰化，鳳山賊響應，以其仁協眾望，強脅之。其仁夜踰竹圍遁，賊尾諸後，其妻林氏大懼其仁之被害也，暴發心疾。翌日，莊人載往東港之烏樹林塢，未至，病劇，回首三呼彭年卒。其仁悼痛，埋諸沙汕，遂覓船回郡。時柳州楊廷理為臺司馬，議攻守甚力，郡垣賴之。其仁乃率義勇往投焉。適賊攻南門，其仁射殺賊，左手中賊砲，創未愈，賊至輒出戰。乃隨

36 參見：《安平縣雜記》〈團練〉：「民激於義則為兵，是猶兵也。自乾隆丙午、丁未間林爽文倡亂，守城垣、御近攻，實知府楊廷理任之。……水底藔戰，鄭其仁著節矣。由是，鄭其仁旗稱焉。」臺灣經濟研究室，《安平縣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99 年 6 月），頁 104。

37 《臺灣通志》〈雜職〉資料（二）〈文職冊〉記：「鄭其仁，義民首，鳳山縣人。乾隆五十二年，賊匪林爽文倡亂；在鳳山東港拒賊。施放大礮，焚及鬚眉。後在臺南放索林莽間，馬蹶被害。詔加都司銜，諡忠勇。」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通志（下）》（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801。

38 石萬壽，〈洲仔尾鄭墓遺址勘察報告〉，《臺灣文獻》第 29 卷 4 期（1978 年 12 月），頁 17-18。

39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上）》（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217 - 218。

協鎮丁朝雄，由水道至東港，賊拒於岸。其仁親放大砲，鬚眉俱熱，奮呼殺賊，賊眾潰，遂復東港。以功授守備。東港地近薑園，其仁素悉，於是招集流亡及脅從者數逾千，貸給口糧，聲勢益振。夜有賊劫東港，幾亂隊，賴其仁得安。五十三年春，大將軍福康安掃平嘉、彰，賊皆南竄，臺司馬楊廷理帶兵勇協勦，其仁願當前隊，與賊戰於放索林莽間。會伏起，其仁力戰，馬蹶被害，年三十四。事聞，加都司銜賜諡忠勇，予祭葬，祀京城昭忠祠，世襲雲騎尉。子端本、端好，嘉慶十二年，請祀本邑忠義孝悌祠。（黃汝濟撰傳）



圖 13 鄭其仁墓墓道碑
資料來源：
赤崁樓碑林，筆者拍攝

鄭其仁墓建於乾隆 53 年，原葬於臺南縣永康鄉洲仔尾莊南白馬穴上，後因年久圯落，現已不存。原立墓道碑一通於臺南市北區柴頭港福德祠邊，光復後，移至赤崁樓碑林保存，碑銘「聖旨 欽賜祭葬入祀昭忠祠軍功遊府加都閫府世襲雲騎尉罔替忠勇靜齋鄭公墓道」。



圖 14 鄭其仁墓原址斷足石馬（左：赤崁樓碑林，右：永康監行天后宮）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八）陳登昌墓道碑

陳登昌，乳名老，號貞簡，原籍福建泉州同安縣登瀛人，生於崇禎 12 年（1639），卒於康熙 37 年（1698），享年 60，葬於大目降大山嶺內牛稠埔（今臺南新化區羊林里羊仔寮），為臺南府城鎮北坊陳氏家族（「陳世興」墾號）開臺始祖。陳氏於康熙 4 年（1665）渡海來臺，卜居臺南，以土地拓殖為業。妻柯氏，有子四：長子定國貴贈徵仕郎；次子安國；三子柱國，貴贈奉政大夫；四子鵬南，歲貢，福州府連江縣訓導⁴⁰。孫奇典（柱國長子）

捐任山西汾州府同知，誥授奉政大夫。陳登昌以孫贈奉政大夫。妻柯氏，贈宜人。⁴¹

陳登昌孫奇典，於乾隆元年（1735）捐任山西汾州分府，誥授奉政大夫，貤封祖父陳登昌誥贈奉政大夫，祖母柯氏誥贈宜人，父陳柱



圖 15 赤崁樓碑林陳登昌墓道碑（左）及鄭其仁墓墓道碑（右）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40 《續修臺灣府志》〈列傳〉：「雍正十年，以歲貢司訓連江」。參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下）》〈列傳〉（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475。

41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上）》〈封贈〉，頁 212。

國誥封奉政大夫，母許氏誥封宜人。乾隆 10 年（1745），奇典整修墳塋⁴²，立墓道碑一通於大北門外，碑銘「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年季春吉旦 皇清 誥贈奉政大夫祖考登昌陳先生墓道 山西汾洲分府孫陳奇典立石」，是碑後移至赤崁樓碑林保存。



圖 16 陳登昌古墓墓碑（新化區第八公墓附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17 陳登昌古墓左側華表及夾杆石

（九）魏輔佐墓道碑

魏輔佐，安平人，子天錫、大猷，孫國璜三代俱為水師健將。其子天錫、大猷奇諳水性，能赤身入海潛行一、二百里。天錫因病早逝，大猷後官拜副總兵。大猷子國璜，誥授驍騎將軍福建水師提標後營副總府。⁴³

42 參考：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檔案文物〈陳登昌墓道碑拓本〉，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t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2MFMXMD，檢閱時間：2021 年 8 月 2 日。

43 詳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下）》（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頁 766-767。

據《臺南市志稿》卷六〈人物志·臺灣水師協副將〉載魏輔佐祖孫三代尚武記錄一則，試謄錄如後：

魏大猷，字叔侯，號滋菴，臺邑安平人，祖籍同安，父輔佐任閩安水師副將。大猷少從戎，以家濱海，習於海，隸水師，積功升海壇左營守備。康熙六十年，征朱一貴，奮戰西港仔一帶，屢建殊勳，以功陞臺協水師副將。後移閩安，卒於任，葬於閩安紅山地方。子國瓚，號涓得，任水師提標後營遊擊，後大猷一年卒，葬廈門。大猷一門海軍承繼，尚武成風，波濤揚威，三代未替，亦堪稱鄉土之光矣。⁴⁴

魏輔佐墓道碑原存安平區延平街舊 115 號，因宅處濱海之地，碑體風化甚劇，為保存此珍貴歷史文物，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計畫收存，後由盧嘉興先生居中協助，入藏於今赤崁樓碑林內。是碑立於雍正 8 年，為目前臺灣本島現存 10 通神道碑（墓道碑）中年代最悠久者，彌足珍貴，碑銘「雍正庚戌年陽月鼓旦…皇清誥贈驍騎將軍鎮守福建閩安水師沿海等處地方副總兵官加一級輔佐魏公偕元配孝慈池氏夫人墓道 不孝男大猷泐⁴⁵石」。⁴⁶



圖 18
魏輔佐墓道
碑（左 1）現
立於赤崁樓
碑林處

資料來源：
筆者拍攝

44 黃典權，《臺南市志稿》卷六〈人物志〉（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8 年），頁 272-273。

45 音ㄉㄛˊ，通「勒」字。

46 詳見：黃典權，〈魏輔佐墓道碑〉，《臺南文化》第 5 卷第 1 期（1956 年 2 月），頁 130。

（十）五妃墓道碑

五妃者，為明寧靖王朱術桂五位妾侍，曰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明永曆 37 年（1683）6 月，靖海侯施琅征臺，清軍攻克澎湖，鄭克塽乞降。朱術桂聞訊，乃決殉宗社，便燒毀所有田契，盡分其田賞佃人，並捨寢宮與一元子園捐為佛寺。王語諸妃曰：「我之死期至矣！汝輩聽自主之！」妃曰：「王既全節，妾等寧甘失身，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沐浴盛裝，相約投縵齊縊中堂。王親為殯殮，葬大南門城外魁斗山上（今五妃廟址）。越二十六日，王亦自縊，邑人為營葬竹滬（今高雄市湖內區），與元妃羅氏合厝。後人以袁氏等五女名分雖異，而殉王義烈情操相同，遂概稱「五妃」。⁴⁷

清乾隆 11 年（1746），巡臺滿御史六十七、漢御史范咸崇仰明寧靖王從死五位妾侍的貞烈，命臺灣海防同知方邦基就原有墓址修墳建廟，方成今貌。御史六十七及范咸作〈弔五妃墓〉、〈弔五妃墓十絕句〉，鐫為「五妃墓道」，由臺灣道莊年做跋，此碑原立南門外，後移至大南門碑林。茲將〈弔五妃墓〉、〈弔五妃墓十絕句〉⁴⁸ 謄錄於下：

弔五妃墓

東風駘蕩天氣清，戴馳驄馬春巡行。刺桐花底林投畔，森然古墓何崢嶸！路旁老人為余泣：當年一線存前明，天兵既克澎湖島，維時臺海五烈皆捐生。至今坏土都無恙，誰為守護勞山精！雲卦馬鬣連衰草，四圍怪石爭縱橫，時聞鬼母悲啼苦，想見鮮娥笑語聲！歲歲里民寒食節，椒漿頻奠陳香羹。滿目荒涼已感歎，更聽此語尤傷情。有明歲晚多節義，樵夫漁父甘遭烹；島嶼最後昭英烈，頑廉懦立蠻婦貞。田橫從死五百皆壯士，吁嗟乎！五妃巾幗真堪旌。

白麓六十七居魯

47 參見：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雜記志九〉（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217。張炳楠監修，《臺灣省通志》卷一〈土地志·勝蹟篇〉第二冊（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年 6 月），頁 118。

4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下）》，頁 44-45。

弔五妃墓十絕句

明亡已歷四十載，死節猶然為故明！荒塚有人頻下馬，真令千古氣如生。
 天荒地老已無親，肯為容顏自愛身？遙望中原腸斷絕，傷心不獨是亡人！
 君后相將殉社稷，虞兮未敢笑重瞳。廟廷倘使增陪祀，臣妾應教祭享同！
 田妃金盃留遺穴，何似貞魂聚更奇？三百年中數忠節，五人個個是男兒！
 可憐椎髻文身地，小字人傳紀載新；卻恨燕京翻泯沒，英風獨顯費宮人！
 忍把童家舊誓忘，孝陵風雨怨蒼蒼！芳魂若向秦淮去，正好乘潮到故鄉。
 明妃無命死胡沙，青塚荒涼起暮笳；爭比冰心明似月，隔江不用怨枇杷。
 壘壘荒墳在海濱，魂銷骨冷為傷神；須知不是經溝瀆，絕勝要離塚畔人！
 又逢上巳北邙來，宿草新澆酒一杯；自古宮人斜畔土，清明可有紙錢灰。
 十姨廟已傳訛久，參昂還應問水濱；今日官僚為表墓，五妃直可比三仁。

浣浦范二十二咸



圖 19 五妃墓道碑

資料來源：

立於臺南市大南門碑林

筆者拍攝

二、「鄭崇和神道碑」等 10 通神道碑之分析

觀此 10 通神道碑，從墓主及立碑者關係來看，除了乾隆 11 年所立「五妃墓道碑」是由巡臺滿御史六十七、漢御史范咸二人作詩鐫碑，臺灣道莊年做跋，彼此無親屬關係外，其餘可茲稽考者，皆由其後裔所豎立。再者，觀石碑書寫內容，「五妃墓道碑」非記載五妃生平事蹟，也無生卒紀年，與其餘 9 通神道碑碑銘書寫方式大相逕庭，實屬歌詠五妃貞節的金石作品。

表 1 鄭崇和等墓主生卒記事

序號	墓主名諱	生 年	卒 年	享年
1	鄭崇和	乾隆 21 年（1756）	道光 7 年（1827）	72
2	林文察	道光 8 年（1828）	同治 3 年（1864）	37
3	林文欽	咸豐 4 年（1854）	光緒 26 年（1899）	46
4	林鳳池	嘉慶 24 年（1819）	同治 6 年（1867）	49
5	林溫恭	嘉慶 4 年（1799）	同治 3 年（1864）	66
6	林 傑	乾隆 25 年（1760）	嘉慶 11 年（1806）	47
7	鄭其仁	乾隆 19 年（1754）	乾隆 53 年（1788）	34
8	陳登昌	崇禎 12 年（1639）	康熙 37 年（1698）	60
9	魏輔佐	待考	約雍正年間	待考
10	五 妃	待考	永曆 37 年（1683）	待考

筆者試針對各通神道碑碑銘內容初步分析，悉知各碑所表徵之立碑意義有所異同，同者不外乎彰顯聲名，並對墓主歌功頌德以表敬畏之意。異者如：頌揚婦德的「五妃墓道碑」。推恩祖上的「林溫恭神道碑」、「陳登昌墓道碑」、「魏輔佐墓道碑」。表彰英勇忠烈（殉國）的「林文察墓道碑」、「鄭其仁墓道碑」。彰顯功名榮耀的「林文欽墓道碑」、「林鳳池神道碑」。推恩祖上暨皇恩榮典的「鄭崇和神道碑」、「林傑墓道碑」。不論象徵意義為何，都具有相當程度「助人君，明教化」的作用性功能。再依上述神道碑墓主身份來看，除五妃為前明皇親貴胄以外，其餘諸位部分是生前任官者，另一部分則是封贈官銜者，未見尋常百姓立碑之例。

神道碑的豎立，是件極為神聖且莊重的儀式行為。立碑看似為墓主家族之事，然而卻存在著一種集體記憶式的社會情境，這種情境效應在有意無意之間影響了人們潛藏的地方性情感元素，以「林傑墓道碑」為例，咸豐 5 年，

林傑孫林鳳池高中乙卯科舉人，歸鄉後，祭祖、豎旗、立碑，此儀式行為不僅意味著慎終追遠、緬懷祖上創業功績之情，同時間接激勵宗族子弟、地方後進奮發向上、科舉揚名，以此光耀門庭，榮耀里鄰。又如「鄭其仁墓道碑」及「林文察墓道碑」墓主二人，雖分屬不同時期之武職領導菁英，但皆因護衛桑梓、力效朝廷而壯烈殉國，卒後獲朝廷封爵、欽賜祭葬等恤典，族裔奉准立碑緬懷，此舉不單意味著朝廷對墓主忠烈情操的表彰，也是家族後裔得皇恩眷顧的體現，對於教忠教孝之社會教化作用亦有所助益。更甚者，地方人士以此為榮，進一步深化鄰里間共同記憶的地方感。

根據本文所採集之清代神道碑銘文編排方式，可見朝號、墓主頭銜、墓主姓氏諱號、墓主配偶、立碑年代、立碑者人名等資訊，因各碑銘文書寫樣式並未一致，所以各碑所含編排項目、位置也就有所差異，以下試將各項編排情形整理於後，以供參考。

- (一) 朝號：題者共有 7 通，6 通題刻位置在碑額部分，鐫「皇清」二字，另 1 通「鄭崇和神道碑」朝號則刻於銘文開頭前二字位置。其餘如「鄭其仁墓道碑」碑額鐫「聖旨」二字，「林文欽墓道碑」碑額鐫「皇恩」二字，至於「五妃墓道碑」碑額乃鐫「五妃墓道」四字。
- (二) 墓主職銜：題者共有 9 通，有單行書寫者 3 通，多行書寫者 6 通，未題者 1 通。按文武官員官職全銜書寫順序大致為：散官位階＋現任官職＋勳位＋爵位，但實際上並未嚴格統一，如「鄭其仁墓道碑」墓主職銜書寫順序為：欽賜祭葬入祀昭忠祠（恩榮）＋遊府加都閩府（散官位階）＋世襲雲騎尉（爵位）。又「魏輔佐墓道碑」墓主職銜書寫順序為：誥贈驍騎將軍（散官位階）＋水師副總兵（現任官職）。又「鄭崇和神道碑」墓主職銜書寫順序為：誥贈奉政大夫禮部員外郎晉贈通奉大夫（散官位階）＋入祀鄉賢祠（恩榮）。

- (三) 墓主姓氏諱號：題者共有 9 通，可見鄭詒菴（鄭崇和）、林剛愍（林文察）、林允卿（林文欽）、林文勤（林鳳池）、林溫恭、林傑、鄭靜齋（鄭其仁）、陳登昌、魏輔佐等名諱。
- (四) 墓主配偶：題者共有 4 通，分別為「鄭崇和神道碑」陳夫人、「林文察墓道碑」曾太夫人、「林傑墓道碑」陳氏太孺人、「魏輔佐墓道碑」元配池氏夫人。未題者 5 通。
- (五) 立碑年代：題者共有 2 通，未題者 8 通。題者為雍正庚戌「魏輔佐墓道碑」、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年「陳登昌墓道碑」，此二碑採年號、干支並用法，結合年號紀年法與天干地支年號紀元法，此種的標記方式，首要處理的問題就是要清楚、正確的判別干支紀元所標記的年份為哪一年，反之，相當容易將古墓年代判別錯誤。
- (六) 立碑者人名：題者共有 3 通，分別為「魏輔佐墓道碑」鐫刻不孝男大猷泐石、「陳登昌墓道碑」鐫刻山西汾洲分府孫陳奇典立石、「五妃墓道碑」鐫刻白麓六十七居魯、浣浦范二十二咸。未題者 7 通。

表 2 臺灣清代神道碑一欄表

序號	碑名	立碑年代	墓主品級	尺寸 ⁴⁹	碑座形式	現存位置	文資身分
1	鄭崇和神道碑	同治 6 年	從二品	高：212 公分 寬：73 公分	方趺	苗栗後龍十班坑鄭崇和墓	國定古蹟 鄭崇和墓 定著物
2	林文察墓道碑	光緒 16 年	從一品	高：154 公分 寬：66 公分	龜趺 (鼉鬬)	臺中太平牛角坑山區林文察衣冠塚	無
3	林文欽墓道碑	光緒 26 年	正四品	高：235 公分 寬：84 公分	龜趺 (鼉鬬)	臺中大里德芳南路進士公園	臺中市一般古物

49 本表各通神道碑尺寸，依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採拓記錄為據。

4	林鳳池 神道碑	同治 9 年	正五品	高：135 公分 寬：52 公分	無	南投鹿谷 林鳳池墓 園外產業 道路旁	縣定古蹟 林鳳池舉 人墓定著 物
5	林溫恭 公神道 碑	同治 3 年	從五品	高：203 公分 寬：69 公分	無	南投鹿谷 初 鄉 村 仁 愛 路 201-2 號 民宅前	無
6	林傑墓 道碑	咸豐 5 年	正七品	高：154 公分 寬：56 公分	無	南投鹿谷 初 鄉 村 15 鄰 茶 園路邊	無
7	鄭其仁 墓道碑	乾隆 53 年	正四品	高：277 公分 寬：84 公分	無	臺南市赤 崁樓碑林	無
8	陳登昌 墓道碑	乾隆 10 年	正五品	高：201 公分 寬：114 公分	無	臺南市赤 崁樓碑林	無
9	魏輔佐 墓道碑	雍正 8 年	從二品	高：193 公分 寬：89 公分	無	臺南市赤 崁樓碑林	無
10	五妃墓 道碑	乾隆 11 年	無	高：237 公分 寬：82 公分	無	臺南市大 南門碑林	臺南市一 般古物

三、史料價值

（一）封贈制度（清代文武職散官封階）

明清父祖封贈，是指王朝政府以推恩方式，參照臣屬的官階和功績，將官爵或封號授予其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凡對生者為「封」，死者為「贈」⁵⁰。文、武五品官員以上的加封，稱「誥授」、「誥封」或「誥贈」。六品以下官員，稱「敕授」、「敕封」或「敕贈」。⁵¹「例贈」屬在朝為官

50 趙克生、劉群英，〈明朝文官父祖封贈制度述論〉，《社會科學輯刊》，2010 年第 3 期，總第 188 期（遼寧省瀋陽市：遼寧社會科學院，2010 年 5 月），頁 184。

51 孔令紀等主編，《中國歷代官制》（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 4 月），頁 383。陳仕賢，《臺灣的古墓》，頁 23。

因公殉職，或其家屬因故去世，循例給予封贈。⁵² 另，文武官員得二次以上封典，本身稱「晉授」，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或妻存者稱「晉封」，歿者稱「晉贈」。

清承明制，文武官員封贈之階分為九品，每品各有正、從，共九品十八級，受皇帝加封而有官階和稱號。有關文職封贈之階、武職封贈之階，請參考表 3、表 4。再者，清際時期對於女性受封，文武正從一品妻封一品夫人。滿漢公妻，為公妻一品夫人。侯妻，為侯妻一品夫人。伯妻，為伯妻一品夫人。正從二品夫人、正從三品淑人、正從四品恭人、正從五品宜人、正從六品安人、正從七品孺人、正從八品孺人、正從九品孺人。⁵³

清代尚有封贈官員祖宗之制（推恩），一品官員向上封贈其三代祖先，二、三品官員向上封贈其兩代祖先，四至七品官員只封贈其父母，八、九官員只授給官原本身，不封其妻。另一至七品官員之封贈，都只封贈直系親屬，旁支側宗則不在內。⁵⁴

清代封贈制度除功臣推恩以外，亦有「貤封」之制。所謂「貤封」，是清際封贈制度中，文武官員以自己所應得的封爵名號，呈請朝廷移授與親族尊長稱「貤封」，若被移授者已歿則稱「貤贈」⁵⁵，「林傑墓道碑」中「文林郎」之銜即為孫林鳳池「貤贈」所得。於《彰化縣志》卷八〈人物志·封蔭〉中，對於「封」、「蔭」有如下記錄：

封者何？封其祖父也；蔭者何？蔭其子孫也。國家以仁孝治天下，下逮臣工，故封之以榮其先。或例有所限，又為貤封、貤贈以廣之，所謂孝思錫類也。蔭之以貴其後，或功垂不朽，又為世襲罔替以永之，所謂閥閱世家也。至於褒卹之典，尤極優厚。凡文武

52 李匡悌，〈靈魂與歷史的脈動：論雞卵面義塚的墓葬形制〉，《竹塹文獻》雜誌第 31 期（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2004 年 12 月），頁 143。

53 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76 年 9 月），頁 755。《清史稿校註》第四冊卷一百十七〈選舉五·封蔭〉（臺北：國史館，1986 年 7 月），頁 3206。

54 參見：孔令紀等主編，《中國歷代官制》，頁 383。

55 《清史稿校註》第四冊卷一百十七〈選舉五·封蔭〉，頁 3206。

諸臣，其効命戎行，歿於王事者，給予世職有差，承明罔替。即或軍營病故，內洋漂沒者，亦予以贈卹廕一子官。我朝深恩厚澤，至優極渥。其汲及臣家者，直足以光前代而裕後昆也。故紀封廕，而以恩卹附焉。⁵⁶

另，「鄭其仁墓道碑」碑銘見有「遊府」、「都閩府」、「雲騎尉」、「世襲罔替」等字眼，為清代職官銜。所謂「遊府」，即「遊擊」之意，屬於清代中級武官。「都閩府」，為清代「都司」、「都戎」別稱，為各省綠營中級武官。按清代軍階由高至低分別為從一品提督、正二品總兵、從二品副將、正三品參將、從三品游擊、正四品都司、正五品守備、正六品千總、正七品把總（又稱「百總」）、正八品外委千總、正九品外委把總，以及從九品額額外委。⁵⁷

「雲騎尉」清代勛臣封爵世襲名、武散官名。按清代勛臣封爵世爵制，分為九級二十七等。乾隆元年，立「公」級，分一等至三等公，超品。「侯」級，分一等侯兼一雲騎尉、一等至三等侯，超品。「伯」級，分一等伯兼一雲騎尉、一等至三等伯，超品。「子」級，分一等子兼一雲騎尉、一等至三等子，正一品。「男」級，分一等男兼一雲騎尉、一等至三等男，正二品。輕車都尉，分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一至三等輕車都尉，正三品。騎都尉分騎都尉兼一雲騎尉、騎都尉二等，正四品。雲騎尉，正五品等八級二十六等世爵制。乾隆 16 年（1751）在雲騎尉之下，補列正七品恩騎尉一級，始成九級二十七等，以封功臣及外戚。⁵⁸

「世襲罔替」乃清代時期爵位繼承制度之一，可世代承襲，承襲者無需降級繼承爵位，可完全承襲原被繼承者爵位，常見於軍功受封者，為「功封」，屬特典之例。

56 周璽，《彰化縣志》〈人物志·封廕〉（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頁 248-249。

57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第五冊卷一百三十八〈兵二·綠營〉，頁 3754 — 3755。孫文良，《中國官制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 年 7 月），頁 244。

58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第四冊卷一百二十四〈職官四〉，頁 3332。

綜而論之，清代文武散官封贈制度中的「封贈」，乃以推恩方式，依臣屬官階和功績，將官爵或封號授予其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封廕」為子孫得先代功勳而廕襲官爵，如鄭端本，以父其仁陣亡，世襲雲騎尉，署鎮標右營千總。⁵⁹ 上述所及，為有實職的虛職，但無固定（或無）職事實權，話說如此，卻是國朝恩典榮身的象徵，同時也是受封者顯赫身份、鞏固社會地位的憑證，滿足了眾多有意仕途者「上榮祖考，下及子孫」的慾望，且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可以出席地方重要慶典，參與地方公務，在基層的社會活動中擁有較大的聲望與權勢，於此同時也間接地累積個人及家族的發展能量與影響力。

表 3 清代文散官階制⁶⁰

執事官品級	散官階稱	執事官品級	散官階稱
正一品	光祿大夫	從一品	榮祿大夫
正二品	資政大夫	從二品	通奉大夫
正三品	通議大夫	從三品	忠義大夫
正四品	中憲大夫	從四品	朝議大夫
正五品	奉正大夫	從五品	奉直大夫
正六品	承德郎	從六品	儒林郎
正七品	文林郎	從七品	徵仕郎
正八品	修職郎	從八品	修職佐郎
正九品	登仕郎	從九品	登仕佐郎
備註：			
1. 從六品，若為吏員出身者為宣德郎。			
2. 正七品，若為吏員出身者為宣議郎。			

59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上），頁 213。

60 本表引自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頁 44，筆者重新繕打。詳細內容請參見：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第四冊卷一百十七〈選舉五·封廕〉（臺北新店：國史館，1986 年 7 月），頁 3205。

表 4 清代武散官階制⁶¹

武職官品級	散官階稱			
	雍正 2 年定	乾隆 20 年定	乾隆 32 年定	乾隆 51 年定
正一品	榮祿大夫	榮祿大夫	建威大夫	建威將軍
從一品	榮祿大夫	榮祿大夫	振威大夫	振威將軍
正二品	驃騎將軍	武顯大夫	武顯大夫	武顯將軍
從二品	驍騎將軍	武功大夫	武功大夫	武功將軍
正三品	昭勇將軍	武義大夫	武義大夫	武義都尉
從三品	懷遠將軍	武翼大夫	武翼大夫	武翼都尉
正四品	明威將軍	昭武大夫	昭武大夫	昭武都尉
從四品	宣武將軍	宣武大夫	宣武大夫	宣武都尉
正五品	武德將軍	武德郎	武德郎	武德騎尉
從五品	武略將軍	武略郎	武略郎	武德佐騎尉
正六品	昭信校尉	武信郎	武信郎	武略騎尉
從六品	忠顯校尉	武信佐郎	武信佐郎	武略佐騎尉
正七品	奮力校尉	奮武郎	奮武郎	武信騎尉
從七品			奮武佐郎	武信佐騎尉
正八品			修武郎	奮武校尉
從八品			修武佐郎	奮武佐校尉
正九品				修武校尉
從九品				修武佐校

61 本表引自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頁 45，筆者重新繕打。詳細內容參見：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第四冊卷一百十七〈選舉五·封贈〉，頁 3205 — 3206。

表 5 明清二代誥敕與封贈規制⁶²

品級	誥・敕	封贈規制						
		封贈代數		男性直系至親封階		命婦封號		
一品	授以誥命	誥封・誥贈	三代	曾祖父、祖父、父		照現授職事封贈	曾祖母、祖母、母、妻	一品夫人
二品			二代	祖父、父			祖母、母、妻	夫人
三品			二代	祖父、父			祖母、母、妻	淑人
四品			一代	父			母、妻	恭人
五品			一代	父			母、妻	宜人
六品	授以敕命	敕封・敕贈	一代	父		母、妻	安人	
七品			一代	父		母、妻	孺人	
八品			止封 本身					
九品			止封 本身					
備註	1. 凡生者為封，死者為贈。 2. 命婦因子孫品級受封，並加太字，若已亡故，或曾祖、祖父在者，不加。 3. 有二子當封者，從其品級大者封，婦人因子受封，其夫亦有官當封者，亦從品級大者封。							

(二) 社群網絡中的社會參與

透過各通神道碑墓主事略的蒐集與梳理，發現林溫恭、林傑、陳登昌、魏輔佐等人資料有限尚待進一步發掘之外，其餘鄭崇和、林文察、林文欽、林鳳池、鄭其仁等人，不論其身分為文職或武職，多能在歷史文獻中看見這

62 本表引自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頁 46，筆者重新繕打。詳細內容請參見：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第四冊卷一百十七〈選舉五・封贈〉，頁 3206－3207。

批仕紳熱衷參與社會活動的身影，如：倡興文教、建設地方、急公好義、樂善好施、招募鄉勇護衛鄉里等善舉，以自身所擁有的權力、聲望、財富等優勢，結合基層人脈與官方勢力，達到社會關懷的最大效益。正因崇文重教、興修建設、保衛桑梓等社會參與，誠為大眾之事，難就一己之力而立竿見影，故需要適時結合地方人脈，建構官、紳、民三方協立互助的社群網絡，以達到最高效益的作用性。歸結上述多位墓主社會參與，有如下三種模式：

1. 保境安民：清領時期，臺灣地處邊陲，大小民變、分類械鬥層出不窮，「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正反映了清領時期臺灣世局的紛亂。地方治安的不穩定，百姓生活的不安全感，驅使地方仕紳階層者無法置身事外、等閒視之。因此多有身先士卒、挺身護衛鄉里者，如：乾隆 53 年鄭其仁因協剿林爽文亂賊而壯烈殉國、嘉慶 10 年（1805）鄭崇和協防海盜蔡牽之亂及平息道嘉年間分類械鬥、咸豐 4 年林文察征討小刀會之亂、同治元年林鳳池招募鄉勇抵禦戴朝春之亂、同治 3 年林文察平太平軍之亂英年殉國、光緒 10 年中法戰役林文欽招募義勇抵禦法人犯臺等義舉，在在表現了地方仕紳對於社稷安危、國家忠誠的社會義務，反映出地方菁英、仕紳階層的普世價值－保境安民的認同與使命。
2. 社會公益：清代以降，臺灣各地社會菁英，積極投入社會救濟的領域，發揮仕紳階級的社會作用，實例如鄭崇和、林文欽二人。《淡水廳志》〈列傳·先正〉記錄了鄭氏（鄭用錫尊翁）對於社會公益積極參與的事蹟：「嘉慶 20 年，歲歉饑荒，發粟平價。嘉慶 25 年（1820）至道光元年（1821），瘟疫肆虐，人多疾病，施藥救療，活命數千，家遇死者，貧無以葬者，施棺以助。」⁶³ 另，霧峰林文欽（林獻堂尊翁）樂善好施，在《臺灣霧峰林氏族譜》〈先考文欽公家傳〉提到：「光緒 15 年（1889），河南饑荒，林氏慷慨解囊，捐萬金賑濟災民。又資助彰化育嬰堂，收養棄嬰孤兒。尚有鋪橋造路、創設烏日及田中義渡等義舉。

63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行誼〉（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3 月），頁 109。

對於社會弱勢者，更是無私奉獻，病者施藥救之，餓死之殍者埋之，貧窮而不能自謀生計者，予之接濟救助。」上述二位地方仕紳之善行義舉，具體表現出讀書人博施濟眾的道德情操。

3. 文教薪傳：臺灣一地，開墾之初，文教不興，此時，地方仕紳便擔負起文教薪傳的使命，當中尤以具功名身份者為重，如苗栗鄭崇和為例，其為開臺進士鄭用錫之父，具監生（國學生）身分，於後龍絳帳授徒，鼓勵地方子弟就學讀書，且令子弟時讀聖賢之書，敷行聖賢之道，倡興文教，啟地方文教先聲。進士黃驥雲於《淡水廳志稿》〈行誼〉提到：「端居教授，以造就子弟後生為己任，以故子若侄暨門下士多達材，候援例為太學生，而好學彌篤，生平研精史學，無事時輒令子侄正立於側，歷舉史籍中古人成敗之跡，諄復訓勉。」足見鄭氏力學不倦且不忘作育英才的精神。嘉慶 23 年（1818），淡廳學校初興，應建文廟，鄭氏首先捐貲度地倡建竹塹城文廟，⁶⁴ 以表崇文重道之精神。

伍、結語

歷史文物是研究人類歷史與文化變遷重要的實物佐證，承載人類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繫民族情懷，更是傳統文化的歷史根基。

本文所探微之神道碑，洵為研究地方文化重要的歷史文物，透過碑銘的解讀，發掘出諸多珍貴的歷史訊息，諸如：清代漢人墓葬習俗、神道碑的豎立與意義、神道碑所屬墓主事略、清代官僚系統下的封贈制度、石碑人物其社群網絡中的社會參與等，發揮文物實質考古價值與教育功能。

經由實際的踏查與資料搜尋，臺灣本島現存神道碑之數量雖為數不多，年代亦無離島所遺存之神道碑歷史悠久，但對於史料保存與研究仍大有裨益。以此，歸結分析臺灣本島現存之神道碑，其具有如下三項重要意義：

一、了解漢人葬俗的文化淵源：喪葬文化是漢人社會親屬結構固有且重

64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行誼〉，頁 107、110。

要的儀式行為，更是人類社會價值觀的縮影，對於祖先的祭祀，秉持著「養生送死」的孝道思維，子孫透過持續不斷的祭祀儀式，以及特定的場域空間，一來表達了後人對祖先的崇敬之意，二來連結了現代與過去的共同歷史軌跡及文化認同。再者，漢人社會祖先崇拜的行為表現，反映於神主牌位的祭祀、宗祠家廟的營建，以及墳墓祭祖的習俗等。長久以來，漢人面對死亡議題，總是嚴肅面對，抱持著「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儀式感，因此，墓葬習俗與墓祭的傳統至今仍歷久不衰，連帶應運而生的墓葬建築及其附屬物件亦多備受重視，成為現今研究墓葬文化重要的實物素材。

二、掌握神道碑的豎立意義與史料價值：根據臺灣本島現存神道碑的探微，獲悉這些立碑所表徵之意義除了彰顯墓主及其家族聲名，以及對墓主表達敬畏之意以外，尚可同中取異，進一步歸納出彼此間存在的差異性，如：頌揚婦德、推恩祖上、表彰英勇忠烈、彰顯功名榮耀、推恩祖上暨皇恩榮典等項目，提供了後人多元視角的研究方向。再者，經由神道碑碑銘文字線索，尋出墓主生平事略，即便文獻記載僅隻字片語，仍舊充滿考古價值。此外，碑銘的作用除了判讀墓主身份以外，亦可從中獲取清代封建官僚系統中「封贈制度」龐雜的歷史脈絡，了解諸多文武職散官封階、功臣推恩、貤封、勳臣世爵的規範與內容。

三、溯源墓主的社會參與：查閱史乘文獻，不外乎是替歷史解開謎團，為記憶尋求真相，然有時囿於史料無徵及缺漏不全，因此部分研究對象之事功全貌難以獲知，研究者不得不尋求更多元的方式，在既有基礎之上，對文物進行推想與解讀的連結，還原過去的歷史軌跡與場景。就本文所列 10 通神道碑墓主而論，除了「五妃墓道碑」墓主為明代寧靖王姬妾身分以外，其他墓主或個人或家族皆為清代地方社會重要的中堅份子，譬如：文職者計有苗栗鄭崇和、臺中林

文欽、鹿谷林鳳池等 3 人。武職者計有臺中林文察、臺南鄭其仁、臺南魏輔佐等 3 人。透過後裔推恩或貤贈獲得榮銜者計有鹿谷林溫恭、鹿谷林傑、臺南陳登昌等 3 人。當中有明確史料記載該墓主生前曾參與社會活動者有：鄭崇和、林文欽、林文察、林鳳池、鄭其仁等 5 人，這些地方精英，對於保安事物、平糶賑災、社會公益、文教活動皆相當程度的積極參與，表現出仕紳階層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懷，以其人際網絡，將民力自然集結，團結地方勢力，維繫社會安定。

總的來說，「歷史」、「文物」、「地域社會」絕非獨立的個體元素，也不是歷史上、文獻上或者是記憶中的浮光掠影，反倒是常民文化物質與非物質的價值連結。藉由歷史文物的研究與保存，除了提供後人推廣研究的實質助益以外，更重要的是重新喚起在地居民的集體記憶－生活軌跡、過往榮耀、歷史情懷，重新思考地方感真正的本質面貌，重拾「在地感」的榮耀與歸屬。

參考書目

壹、古籍

王禮主修、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市：世界書局，1997 年 3 月。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李彤詳校，《欽定四庫全書》，〈子部 事物紀原卷九 二十九〉（古籍數位本）。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37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高誘注，《四部叢刊初編》〈呂氏春秋二〉第十卷（明刊本 / 古籍數位本）。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清史稿校註》。臺北新店：國史館，1986 年 7 月。

陳衍，《福建通志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第 195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30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年 3 月。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6 月。

顧文薦，《負暄雜錄》，惜陰軒叢書（清刊本 / 古籍數位本）。

貳、專書

孔令紀等主編，《中國歷代官制》。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 4 月。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市：遠流，2003 年。

林文燦總編纂，《鹿谷鄉志》。南投縣鹿谷鄉：鹿谷鄉公所，2009 年 12 月。

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臺中：霧峰鄉公所，2009 年 10 月。

孫文良，《中國官制史》。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 年 7 月。

張炳楠監修，《臺灣省通志》卷一〈土地志 勝蹟篇〉第二冊。臺北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年 6 月。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幼獅，1977 年元月。

陳仕賢，《臺灣的古墓》。臺北市：遠足文化，2007 年 10 月 2 日。

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金門：金門縣政府，1997 年 8 月。

黃典權，《臺南市志稿》卷六。臺南市：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8 年。

黃朝進著，《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臺北縣：國史館，1995 年。

楊仁江，《嘉義王祖母許太夫人墓調查研究》。嘉義市：嘉義市政府，1997 年。

楊樹藩，《中國文官制度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76 年 9 月。

臺灣經濟研究室，《安平縣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99 年 6 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文獻叢刊第 218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 6 月。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霧峰林氏族譜》。臺灣文獻叢刊第 298 種，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12 月。

參、期刊與學位論文

王毓翔，《清代新竹地區墳墓建築調查研究》，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石萬壽，〈洲仔尾鄭墓遺址勘考報告〉，《臺灣文獻》，第 29 卷 4 期（臺中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 年 12 月），頁 15-37。

李匡悌，〈靈魂與歷史的脈動：論雞卵面義塚的墓葬形制〉，《竹塹文獻》雜誌，第 31 期（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2004 年 12 月），頁 133-151。

趙克生、劉群英，〈明朝文官父祖封贈制度述論〉，《社會科學輯刊》，

2010 年第 3 期（總第 188 期）（遼寧省瀋陽市：遼寧社會科學院，2010 年 5 月 15 日），頁 184-189。

黃典權，〈魏輔佐墓道碑〉，《臺南文化》第 5 卷第 1 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6 年 2 月），頁 130。

戴文鋒，〈安平海頭社魏大猷史事試探〉，《臺灣文獻》第 61 卷第 4 期（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年 12 月），頁 197-236。

肆、網路資料

永春小岵南山陳氏宗親網站，「墓表、墓誌銘、墳志、神道碑的區別」，http://www.nanchens.com/chcs/chcs71b/chcs71341.htm?fbclid=IwAR0oqCRcuDKTBKWh51d8N5lpZDcY6dECPGeJC7_RcqclLLGZLX2W0LUngc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檔案文物：〈始建聖蹟亭捐題碑記拓本〉、〈林鳳池之父墓碑拓本〉、〈林鳳池祖母陳氏墓碑拓本〉、〈陳登昌墓道碑拓本〉，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t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HM2MFMXMD。

Study of the relic divine stone stele about the Ching Dianasty in Taiwan and historical data

Lo, Yung-Chang *

Abstract

History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region society are connected one other. The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elements for the local collective memory to study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al exchange.

As the years go by, the history was gradually forgettable. Many of our cultural treasures have been broken. The region society was involutes by the short of the comprehension, local memory and people who do not develop strong sense of their own selves'- worth ,and the worth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According to the 10 relic divine stone steles about the Qing Dynasty in Taiwan. Take these historical relics for example, understanding the rich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multiple methods to find out these valuable historic sites.

The relic divine stone stele is a kind of cultural treasure. A precious historical relic is without a doubt the best evidence to enlighten our social situation in our history-nostalgia mind. Additionally, the content by the research to the relic divine stone stele. To delve into the origin of the tomb custom and changing. By means of the tomb custom to find out the meaningful symbol. Moreover, taking

* Teacher, Wen-lin Junior High School, Miaoli County.

the existing the relic divine stone stele in Taiwan for example. One is to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chronicle event of the relation about the owner of the tomb. The other is to record the most valuable history information- the awarded-caring system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s.

Keywords :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Treasure, Local Culture, Relic Divine Stone Stele About Taiwan in Qing Dynasty, Relic Divine Stone Stele, The Awarded -Caring System

